

短篇
小说
集

孤步岩的黄昏

寒郁 / 著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7年卷

寒郁

作家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孤步岩的黄昏

寒 郁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步岩的黄昏 / 寒郁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12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7年卷)

ISBN 978-7-5212-0308-0

I. ①孤… II. ①寒…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94861号

孤步岩的黄昏

作 者: 寒 郁

责任编辑: 史佳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赵 蓉

装帧设计: 守义盛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93 千

印 张: 8.25

版 次: 2019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08-0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顾 问

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何建明

副主任 高洪波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何建明	吴义勤
吴秉杰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
施战军	梁鸿鹰	阎晶明	雷 达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吴义勤

副主任 李小慧

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史佳丽 李亚梓 赵 蓉

作者简介：

寒郁，1988年生，河南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做过流水线工人、建筑工、企业文案、文学编辑等。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人民文学》《钟山》《北京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发表小说若干。曾获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台湾第27届梁实秋文学奖，广东省有为小说奖，《莽原》《红豆》《黄河文学》等杂志优秀作品奖。

总序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

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

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 年初秋

序

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

叶 梅

这次丛书评定之后，中华文学基金会的秘书长李小慧打来电话，吩咐给寒郁的《孤步岩的黄昏》写一些文字，一想却是早就读到过他的小说。那年在东莞参加一个作家笔会，主办方给我一些当地作家尚未发表的作品，让我交流时做些点评，其中一篇正是寒郁的小说《我们都很孤独》。他写的是一对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爱情，一些细节和语言让人过目难忘，女子在两人分手之后再次来到男友的住处，他们争吵戏谑，亦真亦假，透着骨子里的酸痛悲凉，却又含有怎么也磨不开的怜惜与温情。我被这篇小说打动，还提了一些小小的修改意见。

事实上，寒郁对于都市边缘人生活的书写已经有很多篇章，选入这部小说集的《他

乡夜雨》《朝低空飞翔》《试探你的温柔》《最后的夜舞》等都可谓这一类的佳作。除此之外，他的写作对象还有他最为熟悉的乡村，从《明月枪》《草木爱情》《树上的女孩》《授粉的女人》等作品里，读者可以进一步看到，寒郁的笔触以一脉深情聚焦于现实乡村和城市平凡的世界；他笔下出现的主人公大都是农户、小商贩、小职员、建筑工、保安、性工作者这些最为普通的百姓，他（她）们如一根根无有声息的小草、一颗颗散落在大地上毫不起眼的小石子，然而，正是这些最为平凡的广大人群氤氲蕴蓄而构成了人间烟火，他们耕作繁衍，爱恨交织，生离死别，他（她）们的故事朴素演绎但却直抵人心。

寒郁1988年出生于豫东永城，那里有一座芒砀山，因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而闻名天下，中国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亦埋葬于此，还有孔子讲学途经此地，避雨留下的夫子崖，说起来当属历史文化厚重之地，但多年来又是处于苏鲁豫皖几省交界的贫困地区。那是一种世代代绑在土地上苦黄的贫穷，对于寒郁来说，贫穷就好像一根刺时刻扎在身上。但贫穷可以限制对奢侈物质的想象力，却并不能限制对于大地和人性的思考，寒郁很早就开始写诗，18岁那年，他把一首诗献给了祖母：

“棉——/你的名字 暖 且微咸/喊一声 眼里的盐/便淹没了整个平原。”我不知道年少的寒郁是如何写成了这样的诗句，如今读来仍然能立刻感到那种暖且咸的味道扑面而来，他以他的情怀淹没了人的思绪。

读书稍长，寒郁带着贫穷给他的屈辱和文学的梦想逃离了家乡，他难以面对似乎望不到头的荒凉贫瘠，此后他行走着，从中原到南方，辗转流荡，武汉、厦门、苏州、运城……他做过保安、配货员、搬运工、建筑工、厨役，经受各种笨重的苦力，见识愚蠢和粗鄙，与人争斗打架，或被打。在这些经历中，他奇妙而又痛楚地感受着红尘深浅和人心冷暖，那些跟他一样

怀揣梦想、不甘平庸来到南方都市的外乡人，是如何以青春的激情扑向城市生活，在人海中沉浮游移的。现实中往往不仅没有如浪漫的想象鲜花遍地，反倒是坎坷和羁绊随处可见，城市森林里的确有鲜花怒放，但也荆棘丛生。人们在一个个快节奏的城市里忙于生计、行色匆匆，被生活以它强大的惯性所裹挟，在此起彼伏的喧响中，在霓虹闪烁的灯光下，一边是繁华热闹，一边是内心无边的荒凉，人性的花朵经受着冰与火的多重考验。寒郁将这一切付诸笔端。

他的小说富有张力和弹性，常常将人物心理推向极致，又戛然而止，让读者意识到人性的善恶在生活的压榨之下，是如何步步惊心地向倾斜于悬崖的边缘。《雪夜》中失意的打工者是一位心疼女儿的父亲，他在遭遇妻子的背叛和牢狱之灾后一无所有，但他从女儿朝向小提琴演奏的双眸里，看到柴米油盐的生活之外还有另一个辽阔和美的世界，那里山涧清泉自琴弦间流淌，水面上花瓣流转一片芬芳。他豁出命来准备持刀抢劫给女儿买一把琴，然而冬雪中那个身子单薄的女人对自己命悬一线毫无察觉，相反将这男人领进了自己温暖的小屋，以她的善良一点点化开了男人的恶念。《他乡夜雨》中，压抑、卑微的保安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给更加卑微的风尘女子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他们因自己的孤独伤痛而彼此懂得，韧性、小心勤恳地活着。“在黑暗中，他终于无限热烈地拥抱她，并且寂静地流下辣辣的眼泪，不知不觉地难以自禁。而雨声如蚕，沙沙地咬噬着耳膜，静静的，在人间这样水淹的夜晚，仿佛两叶无人关照的小小的船，摇摇晃晃，他们仍然执手相互依偎着，温暖着，倾听雨打红尘溅落的声音和颜色。”很明显，寒郁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暖色调，充满善意的，明亮温厚的色调，他知道冷雨霏霏中，暖和美有多么珍贵，他希望借助文学的温暖来慰藉自己，也慰藉他人。而且，在经历了早年的颠沛流离

和谋求生存的挣扎之后，他懂得了善解人意，血脉里激荡的风声渐复平息，用沉静的心来面对复杂艰辛的生活，以一腔悲悯书写世道人心，对笔下的人物怀有一种格外的体贴。即便是描写到悲剧人生，也由表及里，以对人性的深切观照催人警醒。在《朝低空飞翔》里，男主人公颓唐不振，无力改变环境，迫使相爱多年的情人走上绝路，那一瞬间“烟灰积攒了很长一截。忽然空气震颤着、回旋着一种撞裂般花朵绽放的回声，似乎是从楼下一直传过来的，他手里的烟灰受到了惊吓，一纵身粉身碎骨地落在地上，在黑暗中发出轰隆隆的寂静声响”。

真是惊心动魄。

寒郁说他以柔韧的心去感受命运的恩威并施，从逃离家乡到回归乡村，他的心灵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小时候他常去放羊，倚靠在某个年代久远到湮灭不可考的坟包前，嚼着茅草根呆呆地看云。那些依次排开的坟冢，就如一个个倒扣的饭碗，人们活着时端碗吃饭，死了碗扣过来，压在了他们身上。多年之后他从漂泊的远方赶回故乡，面对坟头跪下的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不管自己逃得再远，也离不开冥冥中血脉的牵连，离不开土地深处的呼唤。他在心里与故乡握手言和，惊喜地发现乡村质朴的大美，陆续寻找到与传统文化的承接，让它们成为自己精神的归宿。

他以一种礼敬的姿态书写草木爱情，劳动的尊严，特别擅长对乡村人物的心理刻画，如临其境地描写那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那个长发半绾的少女，“猝不及防，他一下子被她惊住了，她是这样的美，这样的美啊。他张着嘴愣愣地望着她，她也痴痴地望着他，笑，又流出了大粒的眼泪，笑是真，泪也是真。他惊喜，她也是”（《草木爱情》），让人体会到质朴的爱恋，本色的美妙。那一对相守一生恩爱白头的夫妻就是两棵平原大地上的庄稼，他们一起生长，开花，孕育，经历冷热和风雨霜

雪，繁衍子女，最后又一起老去，他们勤谨，待人诚心，受人敬重，是草木爱情，也是具有从容尊严的美好人生。《授粉的女人》写了一位失去丈夫的村妇乔秀，她本来与丈夫掏心掏肺地相爱，可丈夫为了村民利益而不幸遭遇车祸，乔秀以她的坚韧赢得了村民怜爱之外更多的尊重。《明月枪》更是以一位习武的乡村老者之口，道出古道热肠、独步天下的侠义。习武不光是为了防身练性，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侠义精神，老者一辈子执念于弘扬功夫，愿学武的年轻人多些血性，做到眼中有泪、心中有火焰，在这世上苦也罢甜也罢，都认真爱恨，好好做人。《石头和流云》里的张成旺，因情人被儿时好友的诱惑离去而一心报复，不断磨刀来宣泄郁积的怨恨，但同时却又一直照料着情敌的母亲和她的小酒店，最后甚至把制作槐花酒的工艺传给了对方，显示出民间的隐忍和宽容。

寒郁的小说除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还有一处处诗意的表达，体现出小说精神的超越升华。“贴着枝干，她耳朵里面听见根须在黑暗的土壤里密密麻麻地生长，还有树身中小河流一样的从下到上源源不断的汁液叮当作响，仰起头，或者枕在合适的枝干上，隔着密或疏的叶子，就看到云中藏着风的形状，看那些随季节变化生长的云朵，几乎永远是那么懒懒地在天空静缓缓地流淌，随风变化、聚合，而地上的人却总是那么忙。”

（《树上的女孩》）“巧祯听他的声音出口如雪，是暖的雪，落下来，在巧祯心里在孩子心里却长出了花朵，他字字入心地说，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而诗歌是灵魂里的香甜……”

（《孤步岩的黄昏》）那些诗化的景物和人物心理描写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寒郁思考的结晶，同时表达出他这些年用脚步丈量过的乡土中国及城市变革中，理应受到关注的平凡世界及其话语。

作为书名的《孤步岩的黄昏》，是一个不长的短篇，讲述

了一个本可以在世俗社会中获得成功但却放弃这一切的男人，来到深山小学任教，又继而发现世间最终并无“桃花源”可躲避。“孤步岩”这一山名在他的小说里不止一次别有深意地出现，“他们翻过了那座屏障山，再盘旋而上，就是孤步岩。顾名思义，也就是往上的路，极窄，仅容一只脚的意思。但到了岩上，锋面忽又阔大了起来。说起来，和人生倒有点相像”。用狭窄艰险的山路象征着人生的攀登，而当人们费尽功夫爬到山顶之后，会发现岩壁处有一棵月亮草，草叶上的露水可以让人的眼睛变得明亮。寒郁则想采集更多的露水，施给那些眼中欲望滚滚布满尘埃的人；显然，他在努力探究人的生命其意义所在，追问幸福到底意味着什么，体现了当代人共有的一些思考。

寒郁的小说正是眼中有泪、心中有火焰的书写，看去既从容淡雅，清澈纯净，富有诗意，同时又蕴藏丰富，跳动着敏感而火热的情感，他以庄重宽和的笔墨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困境和暗礁，着力表现生活的美好和崇高，给人以希望。

“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清代文人张问陶的论诗绝句也可说是寒郁文学追求的写照。面对社会现实的庞杂变异，相信他会进一步置身于扎扎实实的生活之中，寻找并坚守古老大地上的精魂，继续攀登文学山崖，步步为营，元气充沛地不断写出蓬勃热烈、活色生香的人间世相，写出人民群众的悲欢与尊严。

目 录

总序 袁 鹰 1

序 尊严是我们的生命之盐 叶 梅 1

孤步岩的黄昏 1

明月怜 11

草木爱情 27

萤 42

晚 妆 64

雪 夜 76

石头和流云 96

树上的女孩 112

我们都很孤独 129

授粉的女人 145

他乡夜雨 156

朝低空飞翔 166

鱼化蝶 184

相思刑 199

试探你的温柔 217

最后的夜舞 237

孤步岩的黄昏

—

他说，再往前走，转个弯就是孤步岩了。

不过何老师又抬眼看了看，对巧祯说，累了就歇歇，眼看着近，往上的路其实还很远，我们尽量走慢点。怕她不解，复说，上山，走慢点，脚下稳，才能走得远。

巧祯点点头，应一声，嗯。攒好身上的力气，随着何老师上山。

何老师转身对巧祯笑笑，是鼓励，也是疼惜。

已是日暮时分，这时的夕阳打在他安静的侧脸上，镀出一个温暖的弧线。巧祯看了一眼，又眯眼看一眼，凭空想起一本不相干的小说的名字：《灿烂千阳》，霞光满天，想想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场面。

往上走了一段，也没有多远，巧祯看看四周，触目都是杂花绿树，看不见幸福的影子，她还是站在一块大的突出的岩石前，忍不住把双手环护在口边，又喊：幸福，幸